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容齋隨筆卷一至五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朱　炘

謄錄貢生臣陳昌敬

謄錄監生臣曹錫爵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十

容齋隨筆　　雜家類二雜考之屬

提要

臣等謹案容齋隨筆十六卷續筆十六卷三筆十六卷四筆十六卷五筆十卷宋洪邁撰邁字景盧鄱陽人皓之子紹興十六年進士歷官端明殿學士事迹具宋史本傳其書先成隨筆十六卷刻於婺州淳熈間傳入禁中

孝宗稱其有議論邁因重編為續筆三筆四筆五筆續筆有隆興三年自序三筆有慶元二年自序四筆有慶元三年自序亦各十六卷而五筆止十卷葢未成而邁遂沒矣其中自經史諸子百家以及醫卜星算之屬凡意有所得即隨手劄記辯証考據頗為精確如論易說掛寡髮之為宣髮論豳風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之文為農民出入之時非指蟋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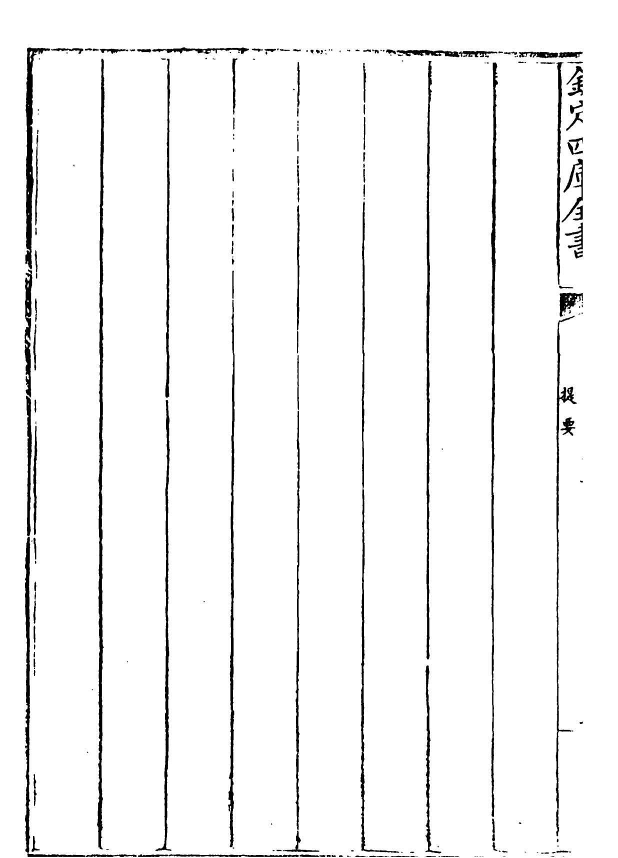
皆於經義有裨尤熟于宋代掌故如以宋自翰林學士入相者非止向敏中一人駮沈括筆談之誤又引國史梁灝傳証陳正敏遯齋閒覽所紀八十二歲及第之說為不實皆極審核惟自序稱作一筆首尾十八年二筆十三年三筆五年四筆不費一歲益其晚年撰朿堅志於此書不甚關意草創促速未免少有牴牾如謂劉昭注後漢書五十八卷補志

當在其中而不知所注乃續司馬彪漢書志章懷太子以後漢書無志移補其缺又駁宣和博古圖釋雲雷磬所引臧文仲以玉磬告糴之文謂左傳並無其說而不知出自國語頗為失檢又如史家本末及小學事體皆無所發明而綴為一條徒取速成不復别擇然其大致自為精博南宋說部終當以此為首馬前有嘉定壬申何異序明李瀚馬元調先

後刊行之考永樂大典所載應俊合輯琴堂諭俗編中有引容齋隨筆所論服制一條而今本無之豈尚有所脫佚歟明人傳刻古書無不竄亂脫漏者此亦一證矣乾隆四十一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隨筆目録　宋　洪邁　撰

卷一

卷二

卷三

進士試題　儒人論佛書
和歸去來　四海一也
李太白　太白雪讒
冉有問衛君　商頌
俗語有所本　鄱陽學
國忌休務　漢昭順二帝
三女后之賢　賢父兄子弟
蔡君謨帖　親王與從官往還

卷五

卷八

卷九

卷十一

卷十二

卷十三

卷十四

容齋隨筆目録

容齋隨筆五集總序

知贛州寺簿洪公伋以書來曰從祖文敏公由右史出守是邦今四十餘年矣伋何幸遠繼其後官閑無事取文敏隨筆紀録自一至四各十六卷五則絶筆之書僅有十卷悉鋟木於郡齋用以示邦人焉想像抵掌風流宛然如在公其為我識之僕頃備數憲幕留贛二年至之日文敏去才旬月不及識也而經行之地筆墨飛動人誦其書家有其像平易近民之政悉能言之有訴不

平者如訴之於其父而謁其所欲者如謁之於其母後十五年文敏為翰苑出鎮浙東僕適後至濫吹朝列相隔又旬月竟不及識而與其子太社梓其孫參軍偓相從甚久得其文愈多而所謂隨筆者僅見一二今所有大半出於浙東歸休之後宜其不盡見也可以稽典故可以廣見聞可以證訛謬可以膏筆端實為儒生進學之地何止慰贑人去後之思僕又嘗于陳日華曄盡得夷堅十志與支志三志及四志之二共三百二十卷就

摘其閒詩詞雜著藥餌符呪之屬以類相從編刻于湖
陰之計臺疏為十卷覽者便之僕因此復索志中欲取
其不涉神怪近於人事資鑒戒而佐辯博非夷堅所宜
收者別為一書亦可得十卷俟其成也規以附刻于章
貢可乎寺簿方以課最就持憲節威行谿洞折其萌芽
民實陰受其賜願少留於此他日有餘力則經紀文敏
之家子孫未振家集大全恐馴致散失再為收拾實難
今盤洲小隱二集士夫珍藏墨本已久獨野處未嘗寺

簿推廣隨筆之用心願有以亟圖之可也嘉定壬申仲冬初吉寶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臨川何異謹序

容齋隨筆卷一 二十九則

宋 洪邁 撰

予老去習懶讀書不多意之所之隨即紀録因其後先無復詮次故目之曰隨筆淳熙庚子鄱陽洪邁景盧

歐率更帖

臨川石刻雜法帖一卷載歐陽率更一帖云年二十餘至鄱陽地沃土平飲食豐賤衆士往往湊聚每日賞華

恣口所須其二張才華議論一時俊傑殷薛二侯故不可言戴君國士出言便是月旦蕭中郎頗縱放誕亦有雅致彭君摛藻特有自然至如閣山神詩先輩亦不能加此數子遂無一在殊使痛心兹蓋吾鄉故實也

羅處士誌

襄陽有隋處士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襄陽廣昌人高祖長卿齊饒州刺史曾祖宏智梁殿中將軍祖養父靖學優不仕有名當代碑字畫勁楷類褚河南然父子

皆名靖為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

唐平蠻碑

成都有唐平南蠻碑開元十九年劒南節度副大使張敬忠所立時南蠻大酋長染浪州刺史楊盛顛為邊患明皇遣内常侍高守信為南道招慰處置使以討之拔其九城此事新舊唐書及野史皆不載肅宗以魚朝恩為觀軍容處置使憲宗用吐突承璀為招討使議者譏

其以中人主兵柄不知明皇用守信葢有以啓之也裴光庭蕭嵩時為相無足責者楊氏苗裔至今猶連晟字云

半擇迦

大般若經云梵言扇搋半擇迦唐言黄門其類有五一曰半擇迦揔名也有男根用而不生子二曰伊利沙半擇迦此云妬謂他行欲即發不見即無亦具男根而不生子三曰扇搋半擇迦謂本來男根不滿亦不能生子

四曰博义半擇迦謂半月能男半月不能男五曰留拏半擇迦此云割謂被割刑者此五種黄門名為人中惡趣受身處㧻音丑皆反

六十四種惡口

大集經載六十四種惡口之業曰麄語軟語非時語妄語漏語大語高語輕語破語不了語散語低語仰語錯語惡語畏語吃語諍語諂語誑語惱語怯語邪語罪語啞語入語燒語地語獄語虛語慢語不愛語說罪咎語

失語別離語利害語兩舌語無義語無護語喜語狂語殺語害語繫語閙語縛語打語歌語非法語自讚嘆語說他過語說三寶語

八月端午

唐玄宗以八月五日生以其日為千秋節張說上大衍歷序云謹以開元十六年八月端午赤光照室之夜獻之唐類表有宋璟請以八月五日為千秋節表云月惟仲秋日在端午然則凡月之五日皆可稱端午也

贊公少公

唐人呼縣令為明府丞為贊府尉為少府李太白集有餞陽曲王贊公賈少公石艾尹少公序蓋陽曲丞尉石艾尉也贊公少公之語益奇

郭璞葬地

世說郭景純過江居于暨陽墓去水不盈百步時人以為近水景純曰將當為陸今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此說蓋以郭為先知也世傳錦囊葬經為郭所著行

山卜宅兆者印為元龜然郭能知水之為陸獨不能卜吉以免其非命乎厠上銜刀之見淺矣

黄魯直詩

徐陵鴛鴦賦云山雞映水那相得孤鸞照鏡不成雙天下真成長會合無勝比翼兩鴛鴦黄魯直題畫睡鴨曰山雞照影空自愛孤鸞舞鏡不作雙天下真成長會合兩鳧相倚睡秋江全用徐語點化之末句尤精工又有黔南十絶盡取白樂天語其七篇全用之其三篇頗有

改易處樂天寄行簡詩凡八韻後四韻云相去六千里地絶天邈然十書九不達何以開憂顔渇人多夢飲饑人多夢飡春來夢何處合眼到東川魯直翦為兩首其一云相望六千里天地隔江山十書九不到何用一開顔其二云病人多夢醫囚人多夢赦如何春來夢合眼在鄉社樂天歲晚詩七韻首句云霜降水返壑風落木歸山冉冉歲將晏物皆復本源魯直改後兩句七字作冉冉歲華晚昆蟲皆閉關

禹治水

禹貢叙治水以兾兖青徐揚荆豫梁雍為次攷地理言之豫居九州中與兖徐接境何為自徐之揚顧以豫為後乎蓋禹順五行而治之耳兾為帝都既在所先而地居北方實於五行為水水生木木東方也故次之以兖青徐木生火火南方也故次之以荆揚火生土土中央也故次之以豫土生金金西方也故終於梁雍所謂彝倫攸叙者此也與鯀之汨陳五行相去遠矣此説予得

之魏幾道

敕勒歌

魯直題陽關圖詩云想得陽關更西路北風低草見牛羊又集中有書韋深道諸帖云斛律明月武人也不以文章顯其主以重兵困敕勒川召明月作歌以排悶倉卒之間語奇壯如此蓋率意道事實耳予按古樂府有敕勒歌以爲齊高歡攻周玉壁而敗恚憤疾發使斛律金唱敕勒歡自和之其歌本鮮卑語詞曰敕勒川陰山

下天似穹廬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魯直所題及詩中所用蓋此也但誤以斛律金為明月明月名光金之子也歡敗於玉壁亦非困於敕勒川

淺妄書

俗閒所傳淺妄之書如所謂雲仙散録老杜事實開元天寶遺事之屬皆絶可笑然士大夫或信之至以老杜事實為東坡所作者今蜀本刻杜集遂以入注孔傳續六帖采摭唐事殊有工而悉載雲仙録中事自穢其書

開天遺事託云王仁裕所著仁裕五代時人雖文章乏氣骨恐不至此姑析其數端以為笑其一云姚元崇開元初作翰林學士有步輦之召按元崇自武后時已為宰相及開元初三入輔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時美風姿宰相張嘉貞欲納為壻遂牽紅絲線得第三女果隨夫貴達按元振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貶死後十年嘉貞方作相其三云楊國忠盛時朝之文武爭附之以求富貴惟張九齡未嘗及門按九齡去相位十年國忠方

得官耳其四云張九齡覽蘇頲文卷謂為文陣之雄師按頲為相時九齡元未達也此皆顯顯可言者固鄙淺不足攻然頗能疑誤後生也惟張彖指楊國忠為冰山事資治通鑑亦取之不知別有何据近歲興化軍學刋遺事南劍州學刋散録皆可毀

五臣注文選

東坡詆五臣注文選以為荒陋予觀選中謝玄暉和王融詩云阽危賴宗衮微管寄明牧正謂謝安謝玄安石

於玄暉為遠祖以其為相故曰宗衮而李周翰注云宗衮謂王導導與融同宗言晉國臨危賴王導而破苻堅牧謂謝玄亦同破堅者夫以宗衮為王導固可笑然猶以和王融之故微為有說至以導為與謝玄同破苻堅乃是全不知有史策而狂妄注書所謂小兒强解事也唯李善注得之

文煩簡有當

歐陽公進新唐書表曰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

夫文貴於達而已繁與省各有當也史記衛青傳校尉李朔校尉趙不虞校尉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獲王以千三百戶封朔為涉軹侯以千三百戶封不虞為隨成侯以千三百戶封戎奴為從平侯前漢書但云校尉李朔趙不虞公孫戎奴各三從大將軍封朔為涉軹侯不虞為隨成侯戎奴為從平侯比於史記五十八字中省二十三字然不若史記為朴贍可喜

地險

古今言地險者以謂函秦宅關河之勝齊負海岱趙魏據大河晉表裏河山蜀有劒門瞿唐之阻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吳長江萬里兼五湖之固皆足以立國唯宋衛之郊四通五達無一險可恃然東漢之末袁紹跨有青冀幽并四州韓遂馬騰輩分據關中劉璋擅蜀劉表居荆州呂布盜徐袁術包南陽壽春孫策取江東天下形勝盡矣曹操晚得兗州倔強其間終之夷羣雄覆漢祚議者尚以為操挾天子以自重故能成功而

唐僖昭之時方鎮擅地王氏有趙百年羅洪信在魏劉仁恭在燕李克用在河東王重榮在蒲朱宣朱瑾在兖鄆時溥在徐王敬武在淄青楊行密在淮南王建在蜀天子都長安鳳翔邠華三鎮鼎立為梗李茂貞韓建皆嘗刼遷乘輿而朱温區區以汴宋亳頴巋然中居及其得志乃與操等以在德不在險為言則操温之德又可見矣

史記世次

史記所紀帝王世次最為不可考信且以稷契論之二人皆帝嚳子同仕於唐虞契之後為商自契至成湯凡十三世歷五百餘年稷之後為周自稷至武王凡十五世歷千一百餘年王季蓋與湯為兄弟而世之相去六百年既已可疑則周之先十五世須每世皆在位七八十年又皆暮年所生嗣君乃合此數則其所享壽皆當過百年乃可其為漫誕不稽無足疑者國語所載太子晉之言曰自后稷之始基靖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皆

不然也

解釋經旨

解釋經旨貴於簡明惟孟子獨然其稱公劉之詩乃積乃倉乃裹餱糧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而釋之之詞但云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啓行其稱烝民之詩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夷好是懿德而引孔子之語以釋之但曰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夷也故好是懿德用兩故

字一必字一也字而四句之義昭然彼訓曰若稽古三萬言真可覆醬瓿也

坤動也剛

坤卦文言曰坤至柔而動也剛王弼云動之方正不為邪也程伊川云坤道至柔而其動則剛動剛故應乾不違張橫渠云柔亦有剛靜亦有動但舉一體則有屈伸動靜終始又云積大勢成而然東坡云夫物非剛者能剛惟柔者能剛爾畜而不發及其極也發之必決張䖍

光但以訓六二之直陳了翁云至柔至靜坤之至也剛者道之動方者靜之德柔剛靜動坤元之道之德也郭雍云坤雖以柔靜為主苟無方剛之德不足以含洪光大諸家之說率不外此予頃見臨安退居菴僧曇瑩云動者謂爻之變也坤不動則已動則陽剛見焉在初為復在二為師在三為謙自是以往皆剛也其說最為分明有理

樂天侍兒

世言白樂天侍兒唯小蠻樊素二人予讀集中小庭亦有月一篇云菱角執笙簧谷兒抹琵琶紅綃信手舞紫綃隨意歌自注曰菱谷紫紅皆小臧獲名若然則紅紫二綃亦女奴也

白公詠史

東坡志林云白樂天嘗為王涯所讒貶江州司馬甘露之禍樂天有詩云當君白首同歸日是我青山獨往時不知者以樂天為幸之樂天豈幸人之禍者哉蓋悲之

也予讀白集有詠史一篇注云九年十一月作其詞曰秦磨利刃斬李斯齊燒沸鼎亨酈其可憐黄綺入商洛閒卧白雲歌紫芝彼為葅醢机上盡此作鸞凰天外飛去者逍遥來者死乃知禍福非天為正為甘露事而作其悲之之意可見矣

十年為一秩

白公詩云已開第七秩飽食仍安眠又云年開第七秩屈指幾多人是時年六十二元日詩也又一篇云行開

第八秩可謂盡天年注曰時俗謂七十以上為開第八秩葢以十年為一秩云司馬温公作慶文潞公八十會致語云歲歷行開九帙新亦用此也

裴晉公禊事

唐開成二年三月三日河南尹李待價將禊於洛濵前一日啓留守裴令公公明日召太子少傅白居易太子賔客蕭籍李仍叔劉禹錫中書舍人鄭居中等十五人合宴于舟中自晨及暮前水嬉而後妓樂左筆硯而右

壺觴望之若仙觀者如堵裴公首賦一章四坐繼和樂天為十二韻以獻見於集中令人賦上已鮮有用其事者予按裴公傳是年起節度河東三年以病丐還東都文宗上已宴羣臣曲江度不赴帝賜以詩使者及門而度薨與前事相去正一年然樂天又有一篇題云奉和裴令公三月上已日游太原龍泉憶去歲禊洛之作是開成三年詩則度以四年三月始薨新史以為三年誤也宰相表却載其三年十二月為中書令四年三月薨

而帝紀全失書獨舊史紀傳為是

司字作入聲

白樂天詩好以司字作入聲讀如云四十著緋軍司馬男兒官職未蹉跎一為州司馬三見歲重陽是也又以相字作入聲如云為問長安月誰教不相離是也相字之下自注云思必切以十字作平聲讀如云在郡六百日入山十二回緑浪東西南北路紅欄三百九十橋是也以琵字作入聲讀如云四絃不似琵琶聲亂瀉真珠

細撼鈴忽聞水上琵琶聲是也武元衡亦有句云唯有白須張司馬不言名利尚相從

樂天新居詩

白樂天自杭州刺史分司東都有題新居呈王尹兼簡府中三掾詩云弊居須重葺貧家乏羨財橋憑州守造樹倩府寮栽朱板新猶濕紅英暖漸開仍期更携酒倚檻看花來乃知唐世風俗尚為可喜今人居閒而郡守為之造橋府寮為之栽樹必遭譏議又肯形之篇詠哉

黄紙除書

樂天好用黄紙除書字如紅旗破賊非吾事黄紙除書無我名正聽山鳥向陽眠黄紙除書落枕前黄紙除書到青宫詔命催

白用杜句

杜子美詩云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白樂天詩巫山暮足霑花雨隴水春多逆浪風全用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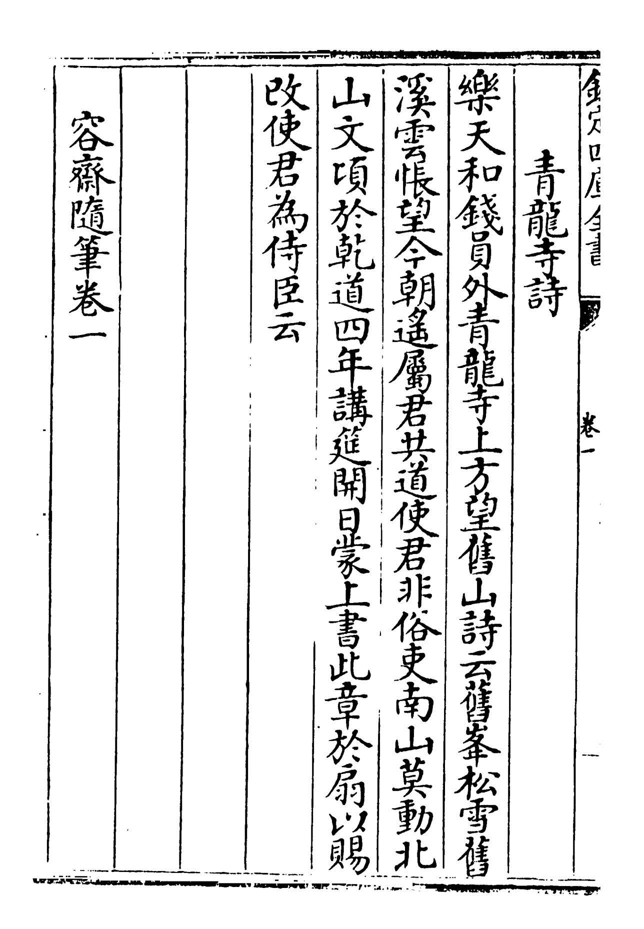
唐人重服章

唐人重服章故杜子美有銀章付老翁朱紱負平生扶病垂朱紱之句白樂天詩言銀緋處最多七言如大抵著緋宜老大一片緋衫何足道闇淡緋衫稱我身酒典緋花舊賜袍假著緋袍君莫笑腰間紅綬繫未穩朱紱仙郎白雪歌腰佩銀龜朱兩輪便留朱紱還鈴閣映我緋衫渾不見白頭俱未著緋衫緋袍著了好歸田銀魚金帶繞腰光銀章斐假為專城新授銅符未著緋徒使花袍紅似火似挂緋袍衣架上五言如未換銀青綬唯

添雪白鬚笑我青袍故饒君茜綬新老逼教垂白官科遣著緋那知垂白日始是著緋年晚遇何足言白髮映朱紱至於形容衣魚之句如魚綴白金隨步躍鵠銜紅綬繞身飛

詩讖不然

今人富貴中作不如意語少壯時作衰病語詩家往往以為讖白公十八歲病中作絶句云久為勞生事不學攝生道少年已多病此身豈堪老然白公壽七十五



青龍寺詩

樂天和錢員外青龍寺上方望舊山詩云舊峯松雪舊溪雲悵望今朝遥屬君共道使君非俗吏南山莫動北山文頌於乾道四年講筵開日嘗上書此章於扇以賜改使君為侍臣云

容齋隨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容齋隨筆卷二十四則

宋 洪邁 撰

唐重牡丹

歐陽公牡丹釋名云牡丹初不載文字唐人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予按白公集有白牡丹一篇十四韻又秦中吟十篇内買花一章凡百言云

共道牡丹時相隨買花去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而諷諭樂府有牡丹芳一篇三百四十七字絶道花之妖艶至有遂使王公與卿士游花冠蓋日相望花開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之語又寄微之百韻詩云唐昌玉蕊會崇敬牡丹期注崇敬寺牡丹花多與微之有期又惜牡丹詩云明朝風起應吹盡夜惜衰紅把火看醉歸盩厔詩云數日非關王事繫牡丹花盡始歸來元微之有入永壽寺看牡丹詩八韻和樂天秋題牡丹叢

三韻酬胡三詠牡丹一絶又有五言二絶句許渾亦有詩云近來無柰牡丹何數十千錢買一窠徐凝云三條九陌花時節萬馬千車看牡丹又云何人不愛牡丹花占斷城中好物華然則元白未嘗無詩唐人未嘗不重此花也

長歌之哀

嬉笑之怒甚於裂眥長歌之哀過於慟哭此語誠然元微之在江陵病中聞白樂天左降江州作絶句云殘燈

無燄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暗風吹雨入寒牕樂天以為此句他人尚不可聞況僕心哉微之集作垂死病中仍悵望此三字既不佳又不題為病中作失其意矣東坡守彭城子由來訪之留百餘日而去作二小詩曰逍遥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牀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秋來東閣涼如水客去山公醉似泥困卧北牕呼不醒風吹松竹雨凄凄東坡以為讀之殆不可為懷乃和其詩以自觧至今觀

之尚能使人悽然也

韋蘇州

韋蘇州集中有逢楊開府詩云少事武皇帝無賴恃恩私身作里中横家藏亡命兒朝持樗蒱局暮竊東鄰姬司隷不敢捕立在白玉墀驪山風雪夜長楊羽獵時一字都不識飲酒肆頑癡武皇升仙去憔悴被人欺讀書事已晚把筆學題詩兩府始収跡南宮謬見推非才果不容出守撫惸嫠忽逢楊開府論舊涕俱垂味此詩蓋

應物自叙其少年事也其不羈乃如此李肇國史補云應物為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為詩馳驟建安已還各得風韻葢記其折節後來也唐史失其事不為立傳高適亦少落魄年五十始為詩即工皆天分超卓不可以常理論云應物為三衛正天寶間所為如是而吏不敢捕又以見時政矣

古行宫詩

白樂天長恨歌上陽人歌元微之連昌宫詞道開元間

宫禁事最為深切矣然微之有行宫一絶句云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紅白頭宫女在閒坐說玄宗語少意足有無窮之味

隔是

樂天詩云江州去日聽箏夜白髮新生不願聞如今格是頭成雪彈到天明亦任君元微之詩云隔是身如夢頻來不為名憐君近南住時得到山行格與隔二字義同格是猶言已是也

張良無後

張良陳平皆漢祖謀臣良之為人非平可比也平嘗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矣以吾多陰禍也平傳國至曽孫而以罪絶如其言然良之爵但能至子去其死才十年而絶後世不復紹封其禍更促於平何哉予蓋嘗考之沛公攻嶢關秦將欲連和良曰不如因其懈怠擊之公引兵大破秦軍項羽與漢王約中分天下既解而東歸矣良有養虎自遺患之語勸王回軍追羽

而滅之此其事固不止於殺降也其無後宜哉

周亞夫

周亞夫距吳楚堅壁不出軍中夜驚內相攻擊擾亂至於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奔壁東南陬亞夫使備西北已而果奔西北不得入漢史書之以為亞夫能持重按亞夫軍細柳時天子先驅至不得入文帝稱其不可得而犯今乃有軍中夜驚相攻之事安在其能持重乎

漢輕族人

爰盎陷鼂錯但云方今計獨有斬錯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主父偃陷齊王於死武帝欲勿誅公孫丞相爭之遂族偃郭解客殺人吏奏解無罪公孫大夫議遂族解且偃解兩人本不死因議者之言殺之足矣何遽至族乎漢之輕於用刑如此

漏泄禁中語

京房與漢元帝論幽厲事至於十問十答西漢所載君臣之語未有如是之詳盡委曲者葢漢法漏泄省中語為大罪如夏侯勝出道上語宣帝責之故退不敢言人亦莫能知者房初見帝時出為御史大夫鄭君言之又為張博道其語博密記之後竟以此下獄棄市今史所載豈非獄辭乎王章與成帝論王鳳之罪亦以王音側聽聞之耳

田叔

貫高謀弑漢祖事發覺漢詔趙王有敢隨王罪三族唯田叔孟舒等自髡鉗隨王趙王既出上以叔等為郡守文帝初立召叔問曰公知天下長者乎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舒坐虜大入雲中免上曰虜入雲中孟舒不能堅守士卒死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叔叩頭曰夫貫高等謀反天子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者罪三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是乃所以為長者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

按田叔孟舒同隨張王今叔指言舒事幾於自薦矣叔不自以為嫌但欲直孟舒之事文帝不以為過一言開悟為之復用舒君臣之誠意相與如此

孟舒魏尚

雲中守孟舒坐虜大入雲中免田叔對文帝曰匈奴來為邊寇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歐之哉上曰賢哉孟舒復召以為雲中守又馮唐對文帝曰魏尚為雲中守

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士卒終日力戰上功幕府坐首虜差六級下吏削爵臣以為陛下罰太重上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按孟舒魏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秦用他國人

七國虎爭天下莫不招致四方游士然六國所用相皆其宗族及國人如齊之田忌田嬰田文韓之公仲公叔

趙之奉陽平原君魏王至以太子為相獨秦不然其始與之謀國以開霸業者魏人公孫鞅也其他若樓緩趙人張儀魏冉范雎皆魏人蔡澤燕人吕不韋韓人李斯楚人皆委國而聽之不疑卒之所以兼天下者諸人之力也燕昭王任郭隗劇辛樂毅幾滅强齊辛毅皆趙人也楚悼王任吳起為相諸侯患楚之强蓋衛人也

曹參趙括

漢高祖疾甚吕后問曰蕭相國既死誰令代之上曰曹

參可蕭何事惠帝病上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君對曰知臣莫若主帝曰曹參何如曰帝得之矣曹參相齊聞何薨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

趙括自少時學兵法其父奢不能難然不謂善謂其母曰趙若必將之破趙軍者必括也後廉頗與秦相持秦應侯行千金為反間於趙曰秦之所畏獨趙括耳趙王以括代頗將藺相如諫王不聽括母上書言括不可使王又不聽秦王聞括已為趙將乃陰使白起代王齕遂

勝趙曹參之宜為相高祖以為可惠帝以為可蕭何以為可參自以為可故漢用之而興趙括之不宜為將其父以為不可母以為不可大臣以為不可秦王知之相應侯知之將白起知之獨趙王以為可故用之而敗嗚呼將相安危所係可不監哉且秦以白起易王齕而趙乃以括代廉頗不待於戰而勝負之形見矣

信近於義

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

亦可宗也程明道曰因恭信而不失其所以親近於禮義故亦可宗伊川曰因不失於相近亦可尚也又曰因其近禮義而不失其親亦可宗也況於盡禮義者乎范純父曰君子所因者本而立愛必自親始親親必及人故曰因不失其親吕與叔分為三事謝顯道曰君師友三者雖非天屬亦可以親捨此三者之外吾恐不免於謟賤惟親不失其所親然後可為宗也楊中立曰信不失義恭不悖禮又因不失其親焉是亦可宗也尹彦明

曰因其近雖未足以盡禮義之本亦不失其所宗尚也子竊以謂義與禮之極多至於不親能至於不失其親斯為可宗也然未敢以為是

剛毅近仁

剛毅者必不能令色木訥者必不為巧言此近仁鮮仁之辨也

忠恕違道

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中庸曰忠恕違道不遠

學者疑為不同伊川云中庸恐人不喻乃指而示之近又云忠恕固可以貫道子思恐人難曉故降一等言之又云中庸以曽子之言雖是如此又恐人尚疑忠恕未可便為道故曰違道不逺游定夫云道一而已豈參彼此所能豫哉此忠恕所以違道為其未能一以貫之也雖然欲求入道者莫近於此此所以違道不逺也楊中立云忠恕固未足以盡道然而違道不逺矣侯師聖云子思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此已是違道

若聖人則不待施諸巳而不願然後勿施諸人也諸公之說大抵不同子竊以為道不可名言既麗於忠恕之名則為有迹故曰違道然非忠恕二字亦無可以明道者故曰不遠非謂其未足以盡道也違者違去之謂非違畔之謂老子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衆人之所惡故幾於道蘇子由解云道無所不在無所不利而水亦然然而既巳麗於形則於道有間矣故曰幾於道然而可名之善未有若此者故曰上善其說與此

畧同

求為可知

不患無位患所以立不患莫已知求為可知也為之説者皆以為當求為可知之行唯謝顯道云此論猶有求位求可知之道在至論則不然難用而莫我知斯我貴矣夫復何求予以為君子不以無位為患而以無所立為患不以莫已知為患而以求為可知為患第四句葢承上文言之夫求之有道若汲汲然求為可知則亦無

所不至矣

里仁

里仁為美擇不處仁焉得智孟子論函矢巫匠之術而引此以質之說者多以里為居居以親仁為美予嘗記一說云函矢巫匠皆里中之仁也然於仁之中有不仁存焉則仁亦在夫擇之而已矣嘗與鄭景望言之景望不以為然予以為此特謂閭巷之間所推以為仁者固在所擇正合孟子之意不然仁之為道大矣尚安所擇

而處哉

漢采衆議

漢元帝時珠厓反連年不定上與有司議大發軍待詔賈捐之建議以為不當擊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捐之議是上從之遂罷珠厓郡匈奴呼韓邪單于既事漢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為便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許上

問狀應對十策有詔勿議罷邊塞事成帝時匈奴使者欲降下公卿議議者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禄大夫谷永以為不如勿受天子從之使者果詐也哀帝時單于求朝帝欲止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單于使辭去黄門郎揚雄上書諫天子寤焉召還匈奴使者更報單于書而許之安帝時大將軍鄧隲欲棄凉州并力北邊會公卿集議皆以為然郎中虞詡陳三不可乃更集四府皆從詡議北匈奴復强西域諸國既絶

於漢公卿多以為宜閉玉門關絶西域鄧太后召軍司馬班勇問之勇以為不可於是從勇議順帝時交阯蠻叛帝召公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略皆議遣大將發兵赴之議郎李固駁之乞選刺史太守以往四府悉從固議嶺外復平靈帝時涼州兵亂不解司徒崔烈以為宜棄詔會公卿百官議之議郎傅燮以為不可帝從之此八事者所係利害甚大一時公卿百官既同定議矣賈捐之以下八人皆以郎大夫之微獨陳異説漢元

成哀安順靈皆非明主悉能違衆而聽之大臣無賢愚亦不復執前説蓋猶有公道存焉每事皆能如是天下其有不治乎

漢母后

漢母后預政不必臨朝及少主雖長君亦然文帝繫周勃薄太后曰絳侯綰皇帝璽將軍於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邪帝謝曰吏方驗而出之遂赦勃吳楚反誅景帝欲續之賓太后曰吳王老人也宜為宗

室順善今乃首亂天下柰何續其後不許吳許立楚後郅都害臨江王竇太后怒會匈奴中都以漢法帝曰都忠臣欲釋之后曰臨江王獨非忠臣乎於是斬都武帝用王臧趙綰太皇竇太后不恱儒術綰請毋奏事東宮后大怒求得二人姦利事以責上上下綰臧吏殺之竇嬰田蚡廷辯王太后大怒不食曰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且帝寧能為石人邪帝不直蚡特為太后故殺嬰韓嫣得幸於上江都王為太后泣請得入宿衛比嫣后繇

此衛嫣嫣以姦聞后使使賜嫣死上為謝終不能得成帝幸張放太后以為言帝常涕泣而遣之

田千秋郅惲

漢武帝殺戾太子田千秋訟太子寃曰子弄父兵當何罪帝大感悟曰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公獨明其不然公當遂為吾輔佐遂拜為丞相光武廢郭后郅惲言曰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

社稷而已帝曰惲善恕已量主遂以郭氏為中山王太后卒以壽終此二人者可謂善處人骨肉之間諫不費詞婉而能入者矣

戾太子

戾太子死武帝追悔為之族江充家黄門蘇文助充譖太子至於焚殺之李壽加兵刃於太子亦以他事族田千秋以一言至為丞相又作思子宮為歸來望思之臺然其孫孫囚繫於郡邸獨不能釋之至於掖庭令養視

而不問也豈非漢法至嚴既坐太子以反逆之罪雖心知其寃而有所不赦者乎

灌夫任安

竇嬰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同日免蚡後為丞相而嬰不用無埶諸公稍自引而怠驁唯灌夫獨否衛青為大將軍霍去病才為校尉已而皆為大司馬青日衰去病日益貴青故人門下多去事去病唯任安不肯去灌夫任安可謂賢而知義矣然皆以他事卒不免於族誅事不

可料如此

單于朝漢

漢宣帝黄龍元年正月匈奴單于來朝二月歸國十二月帝崩元帝竟寧元年正月又來朝五月帝崩故哀帝時單于願朝時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自黄龍竟寧時中國輙有大故上由是難之既不許矣俄以揚雄之言復許之然元壽二年正月單于朝六月帝崩事之偶然符合有如此者

容齋隨筆卷二

容齋隨筆卷三 二十一則

宋 洪邁 撰

進士試題

唐穆宗長慶元年禮部侍郎錢徽知舉放進士鄭朗等三十三人後以段文昌言其不公詔中書舍人王起知制誥白居易重試駁放盧公亮等十人貶徽江州刺史白公集有奏狀論此事大略云伏料自欲重試進士以來論奏者甚衆葢以禮部試進士例許用書策兼得通

宵得通宵則思慮必周用書冊則文字不錯昨重試之日書策不容一字木燭只許兩條迫促驚忙幸皆成就若比禮部所試事校不同及駁放公亮等勑文以為孫竹管賦出於周禮正經閲其程試之文多是不知本末乃知唐試進士許挾書及見燭如此國朝淳化三年太宗試進士出卮言日出賦題孫何等不知所出相率扣殿檻乞上指示之上為陳大義景德二年御試天道猶張弓賦後禮部貢院言近年進士惟鈔略古今文賦懐

挾入試昨者御試以正經命題多憯所出則知題目不示以出處也大中祥符元年試禮部進士内出清明象天賦等題仍録題解摹印以示之至景祐元年始詔御藥院御試日進士題目具經史所出摹印給之更不許上請

儒人論佛書

韓文公送文暢序言儒人不當舉浮屠之說以告僧其語云文暢浮屠也如欲聞浮屠之說當自就其師而問

之何故謁吾徒而來請也元微之作永福寺石壁記云佛書之妙奥僧當為予言予不當為僧言二公之語可謂至當

和歸去來

今人好和歸去來詞予最敬晁以道所言其答李持國書云足下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僕所未喻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從而和者數人皆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

一日滿人目前矣參寥忽以所和篇示予率同賦予謝之曰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令輒以厚於參寥者為予言昔大宋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辭者如即事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

四海一也

海一而已地之勢西北高而東南下所謂東北南三海其實一也北至於青滄則云北海南至於交廣則云南海東漸吳越則曰東海無由有所謂西海者詩書禮經所載四海蓋引類而言之漢西域傳所云蒲昌海疑亦渟居一澤爾班超遣甘英往條支臨大海蓋即南海之西云

李太白

世俗多言李太白在當塗采石因醉泛舟於江見月影

俯而取之遂溺死故其地有捉月臺予按李陽氷作太白草堂集序云陽氷試弦歌於當塗公疾亟草藁萬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為序又李華作太白墓誌亦云賦臨終歌而卒乃知俗傳良不足信蓋與謂杜子美因食白酒牛炙而死者同也

太白雪讒

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既而不得官唐史言高力士以脫韡為恥摘其詩以激楊貴妃為妃所沮止今集中有

雪讒詩一章大率載婦人滛亂敗國其略云彼婦人之猖狂不如鶺之彊彊彼婦人之滛昏不如鶉之奔奔坦蕩君子無悅簧言又云妲巳滅紂褒女惑周漢祖呂氏食其在傍秦皇太后毒亦滛荒蝃蝀作昏遂掩太陽萬乘尚爾匹夫何傷詞殫意窮心切理直如或妄談昊天是殛子味此詩豈非貴妃與禄山滛亂而白曾發其姦乎不然則飛燕在昭陽之句何足深怨也

冉有問衛君

冉有曰夫子為衛君乎子貢曰吾將問之入曰伯夷叔
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
怨出曰夫子不為也說者皆評較蒯聵輒之是非多至
數百言惟王逢原以十字蔽之曰賢兄弟讓知惡父子
爭矣最為簡妙蓋夷齊以兄弟讓國而夫子賢之則不
與衛君以父子爭國可知矣晁以道亦有是語而結意
不同尹彥明之說與逢原同唯楊中立云世之說者以
謂善兄弟之讓則惡父子之爭可知失其旨矣其意為

不可曉

商頌

宋自微子至戴公禮樂廢壞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師後又亡其七至孔子時所存才五篇爾宋商王之後也於先代之詩如是則其他可知夫子所謂商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蓋有歎於此杞以夏后之裔至於用夷禮尚何有於文獻哉郯國小於杞宋少昊氏遠於夏商而鳳鳥名官郯子枚數不忘曰吾祖也我知

之其亦賢矣

俗語有所本

俗語謂錢一貫有畸曰千一千二米一石有畸曰石一石二長一丈有畸曰丈一丈二之類按考工記殳長尋有四尺注云八尺曰尋殳長丈二史記張儀傳尺一之檄漢淮南王安書云丈一之組匈奴傳尺一牘後漢尺一詔書唐城南去天尺五之類然則亦有所本云

鄱陽學

鄱陽學在城外東湖之北相傳以為范文正公作郡守時所創予攷國史范公以景祐三年乙亥歲四月知饒州四年十二月詔自今須藩鎮乃得立學他州勿聽是月范公移潤州余襄公集有饒州新建州學記實起於慶歷五年乙酉歲其郡守曰都官員外郎張君其略云先是郡先聖祠宮棟宇隳剥前守亦嘗相土而未遑締治於是即其基於東湖之北偏而經營之浮梁人金君卿郎中作郡學莊田記云慶歷四年春詔郡國立學時

守都官副郎張侯譚始營之明年學成與余公記合范公在饒時延君卿置館舍使公有意建學記中豈無一言及之葢是時公既為執政去郡十年矣所謂前守相土者不知為何人

國忌休務

刑統載唐大和七年勅准令國忌日唯禁飲酒舉樂至於科罰人吏都無明文但縁其日不合釐務官曹即不得決斷刑獄其小小笞責在禮律固無所妨起今以後

縱有此類臺府更不要舉奏舊唐書載此事因御史臺奏均王傅王堪男國忌日於私第科決作人故降此詔蓋唐世國忌休務正與私忌義等故雖刑獄亦不決斷謂之不合釐務者此也今在京百官唯雙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晝漏已數刻若單忌獨三省歸休耳百司坐曹決獄與常日亡異視古誼為不同元微之詩云縛遣推囚名御史狼藉囚徒滿田地明日不推緣國忌又可證也

漢昭順二帝

漢昭帝年十四能察霍光之忠知燕王上書之詐誅桑弘羊上官桀後世稱其明然和帝時竇憲兄弟專權太后臨朝共圖殺害帝陰知其謀而與内外臣僚莫由親接獨知中常侍鄭衆不事豪黨遂與定議誅憲時亦年十四其剛決不下昭帝但范史發明不出故後世無稱焉順帝時梁商爲大將軍輔政商以小黄門曹節用事於中遣子冀與交友而宦官忌其寵反欲害之中常侍

張達遼政楊定等與左右連謀共譖商及中常侍曹騰孟賁云欲議廢立請收商等按罪帝曰大將軍父子我所親騰賁我所愛必無是但汝曹共妬之耳達等知言不用遂出矯詔收縛騰賁帝震怒收達等殺之此事尤與昭帝相類霍光忠於國而為子禹覆其宗梁商忠於國而為子冀覆其宗又相似但順帝復以政付冀其明非昭帝比故不為人所稱

三女后之賢

王莽女為漢平帝后自劉氏之廢常稱疾不朝會莽敬憚傷哀欲嫁之后不肯及莽敗后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楊堅女為周宣帝后知其父有異圖意頗不平形於言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内甚愧之欲奪其志后誓不許乃止李昪女為吳太子璉妃昪既篡吳封為永興公主妃聞人呼公主則流涕而辭三女之事略同可畏而仰彼為其父者安所置愧乎

賢父兄子弟

宋謝晦為右衛将軍權遇已重自彭城還都迎家賔客輻湊兄瞻驚駭曰汝名位未多而人歸趣乃爾此豈門戶之福邪乃以籬隔門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宋公裕特乞降黜以保衰門及晦立佐命功瞻意憂懼遇病不療而卒晦果覆其宗顔竣於孝武有功貴重其父延之常語之曰吾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嘗早詣竣見賔客盈門竣尚未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升雲霞之上遽驕傲如此其能久乎竣竟為孝武所誅延

之瞻可謂賢父兄矣隋高熲拜為僕射其母戒之曰汝富貴已極但有一斫頭爾熲由是常恐禍變及罷免為民歡然無恨色後亦不免為煬帝所誅唐潘孟陽為侍郎年未四十母曰以爾之材而位丞郎使吾憂之嚴武卒母哭曰而今而後吾知免為官婢三者可謂賢母矣褚淵助蕭道成簒宋為齊淵從弟炤謂淵子賁曰不知汝家司空將一家物與一家亦復何謂及淵為司徒炤歎曰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淵卒世子賁恥其父

失節服除遂不仕以爵與其弟屏居終身齊王晏助明帝奪國從弟思遠曰兄將來何以自立若及此引決猶可保全門户及拜驃騎將軍集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微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從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曰如阿戎所見今猶未晚也晏歎曰世乃有勸人死者晏果為明帝所誅炤賁思遠可謂賢子弟矣

蔡君謨帖

蔡君謨一帖云曩昔之為諫臣與今之為詞臣一也為

諫臣有言責世人自見疎今無是焉世人見親襄之於人未始異之而人之觀故有以異也觀此帖乃知昔時居臺諫者為人所踈如此今則反是方為此官時其門揮汗成雨一從他局可張爵羅風俗媮薄甚矣又有送茘枝與昭文相公一帖云襄再拜宿來伏惟台候起居萬福閤中茘枝唯陳家紫號為第一輒獻左右以伸野芹之誠幸賜収納謹奉手狀上聞不宣襄上昭文相公閤下是時侍從與宰相往還其禮蓋如是今之不情苛

禮吁可厭哉

親王與從官往還

神宗有御筆一紙乃為頳王時封還李受門狀者狀云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兼侍講李受起居皇子大王而其外封題曰台銜回納下云皇子忠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頳王名謹封名乃親書其後受之子覆以黃繳進故藏于顯謨閣先公得之於燕始知國朝故事親王與從官往還公禮如此

三傳記事

秦穆公襲鄭晉納邾捷菑三傳所書略相似左氏書秦事曰杞子自鄭告于秦曰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召孟明出師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公曰爾何知中壽爾墓之木拱矣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殽有二陵焉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公羊曰秦伯將襲

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
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木拱矣爾曷知師出百
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殽嶔巖
吾將尸爾焉子揖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
哭之秦伯怒曰爾何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君師哭
臣之子也穀梁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
千里而襲人未有不亡者也秦伯曰子之冢木已拱矣
何知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送其子而戒之曰女死必

於殽之巖唫之下我將尸女於是師行百里子與蹇叔子隨其子而哭之秦伯怒曰何為哭吾師也二子曰非敢哭師也哭吾子也我老矣彼不死則我死矣其書邾事左氏曰邾文公元妃齊姜生定公二妃晉姬生捷菑文公卒邾人立定公捷菑奔晉晉趙盾以諸侯之師八百乘納之邾人辭曰齊出貜且長宣子曰辭順而弗從不祥乃還公羊曰晉郤缺師師革車八百乘以納接菑于邾婁力沛然若有餘而納之邾婁人辭曰接菑晉出

也貜且齊出也子以其指則接菑也四貜且也六子以大國壓之則未知齊晉孰有之也貴則皆貴矣雖然貜且也長郤缺曰非吾力不能納也義實不爾克也引師而去之穀梁曰長轂五百乘緜地千里過宋鄭滕薛夐入千乘之國欲變人之主至城下然後知何知之晚也捷菑晉出也貜且齊出也貜且正也捷菑不正也子謂秦之事穀梁紆餘有味邾之事左氏語簡而切欲為文記事者當以是觀之

張嘉貞

唐張嘉貞為并州長史天兵軍使明皇欲相之而忘其名詔中書侍郎韋抗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為北方大將張姓而複名卿為我思之抗曰非張齊邱乎今為朔方節度使帝即使作詔以為相夜閱大臣表疏得嘉貞所獻遂相之議者謂明皇欲大用人而鹵莽若是非得嘉貞表疏則誤相齊邱矣予攷其事大為不然按開元八年嘉貞為相而齊邱以天寶八載始為朔方節度相去

三十年安得如上所云者又是時明皇臨御未久方勵精為治不應置相而不審其名位葢鄭處誨所著明皇雜録妄載其事史家誤采之也資治通鑑棄不取云

張九齡作牛公碑

張九齡為相明皇欲以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執不可曰仙客河湟一使典耳擢自胥史目不知書陛下必用仙客臣實恥之帝不悅因是遂罷相觀九齡集中有贈涇州刺史牛公碑葢仙客之父譽之甚至云福善莫

大於有後仙客為國之良用商君耕戰之圖修充國羌胡之具出言可復所計而然邊捍長城主恩前席正稱其在涼州時與所諫止尚書事亦才一年然則與仙客非有夙嫌特為公家忠計耳

唐人告命

唐人重告命故顏魯公自書告身今猶有存者韋述集賢注記記一事尤著漫載於此開元二十三年十月制加皇子榮王已下官爵令宰相及朝官工書者就集賢

院寫告身以進於是宰相張九齡裴耀卿李林甫朝士蕭太師嵩李尚書暠崔少保琳陳黄門希烈嚴中書挺之張兵部均韋太常陟褚諫議庭誨等十三人各寫一通裝縹進内上大悦賜三相絹各三百匹餘官各二百匹以唐書考之是時十三王並授開府儀同三司詔諳東宫尚書省上日百官集送有司供帳設樂悉拜王府官屬而不書此事

典章輕廢